

中国新诗集序跋选

(一九二八—一九四九)



陈绍伟 编

中国新诗集序跋选

(一九一八—一九四九)

臧克家 题

中国新诗集序跋选

陈绍伟 编

责任编辑：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76,000 印张：16.375 印数：1—3,300

书号：10456·66 定价：3.35元

湘艺：86—3

目 录

《中国新诗集序跋选》小序	戴克家 1
我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新诗社编辑部)	3
《尝试集》序(钱玄同)	7
《尝试集》自序(胡适)	18
《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	35
《尝试集》四版自序(胡适)	44
《草儿》自序(康白情)	48
《草儿》序(俞平伯)	50
《分类白话诗选》(许德邻)	55
《分类白话诗选》序(刘半农)	59
《棠棣之花》附白(郭沫若)	63
《女神之再生》书后(郭沫若)	65
《繁星》自序(冰心)	67
《雪朝》短序(郑振铎)	69
《冬夜》序(朱自清)	71
《冬夜》自序(俞平伯)	79
《蕙的风》序(朱自清)	83
《蕙的风》序(胡适)	85
《蕙的风》自序(汪静之)	93

《蕙的风》序(刘延陵)	95
《新诗年选》弁言(北社同人)	97
《辛夷集》小引(郭沫若)	99
《将来之花园》卷头语(西谛)	101
《旧梦》付印自记(刘大白)	103
《旧梦》序(周作人)	105
《旧梦》序(陈望道)	108
《微雨》导言(李金发)	111
《渡河》自序(陆志韦)	113
《雉的心》序(叶圣陶)	117
我和诗——《流云小诗》后记(宗白华)	120
《新梦》自序(蒋光赤)	128
《新梦》诗集序(高语罕)	130
《忆》跋(朱自清)	145
《夏天》自序(朱湘)	149
《梦家存诗》自序(陈梦家)	151
《为幸福而歌》弁言(李金发)	156
《寂寞的国》自序(汪静之)	158
谈诗(寄给木天伯奇)——《独清诗选》序(王独清)	160
《瓶》附记(郁达夫)	171
《扬鞭集》序(周作人)	173
《邮吻》付印自记(刘大白)	176
《流浪》跋(成仿吾)	179
给小曼的公开信——《翡冷翠的一夜》(徐志摩)	181
《红纱灯》序(冯乃超)	184

《食客与凶年》自跋(李金发)	186
《水晶座》序一(赵景深)	188
《水晶座》序二(汪静之)	192
《水晶座》序三(叶绍钧)	195
《水晶座》序四(章克标)	196
《水晶座》序五(汪馥泉)	198
《水晶座》题记(钱君匋)	201
《水晶座》跋(姚方仁)	203
《过去的生命》序(周作人)	205
撕碎了旧梦再造自记(刘大白)	207
《寄诗魂》序(曹葆华)	210
《猛虎集》序文(徐志摩)	216
《新月诗选》序言(陈梦家)	222
《云游》序(陆小曼)	233
《望舒草》序(苏汶)	236
《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	245
《初期白话诗稿》序(刘半农)	247
《烙印》序(闻一多)	251
《烙印》再版后志(臧克家)	255
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	
——诗集《流亡者之歌》代序(穆木天)	258
自己的话——《茫茫夜》序(蒲风)	273
《茫茫夜》序(森堡)	274
《罪恶的黑手》序(臧克家)	277
《世纪的脸》序语(于虞虞)	279

《红痣》序(郭沫若)	285
《春野与窗》自跋(林庚)	288
《春野与窗》自跋(林庚)	291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朱自清)	293
《我们的堡》序(蒲风)	303
《未明集》序(王淑明)	309
关于《六月流火》(蒲风)	312
“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殷夫)	316
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	317
《夜行集》序(郭沫若)	320
《中国牧歌》序(胡风)	322
《最后的吼声》后记(蒲风)	327
《九月的太阳》序(蒲风)	329
《国际纵队》卷末语(雷石榆)	332
序《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丁玲)	334
《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前记(柯仲平)	338
《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自序(柯仲平)	339
《旷野》前记(艾青)	341
《剑北篇》序(老舍)	343
《远讯》后记(芦荻)	345
《旗》编后记(胡风)	347
《给战斗者》后记(胡风)	349
《冬天, 冬天》前记(袁水拍)	353
《真实之歌》序(冯雪峰)	358
感想——《鸥外鸥集》自序(鸥外鸥)	361

《为祖国而歌》题记(胡风)	365
北平诗——《北望集》序(朱自清)	367
《北望集》跋(叶圣陶)	370
序我的诗(郭沫若)	372
《雷》跋文(光未然)	378
《雷》再跋(光未然)	380
《献给乡村的诗》序(艾青)	385
《十年诗选》序(臧克家)	387
《夜歌》初版后记(何其芳)	400
《三盘鼓》序(闻一多)	406
《三十前集》自序(路易士)	409
《灵山歌》序(冯雪峰)	412
《任钧诗选》前记(任钧)	414
《王贵与李香香》序(郭沫若)	417
《王贵和李香香》后记(周而复)	420
《行知诗歌集》校后记(郭沫若)	423
《沸腾的岁月》后记(袁水拍)	425
《阿莱耶山》后记(林林)	427
《大渡河支流》序(冯雪峰)	429
《地层下》序(臧克家)	436
《骚动的城》序(臧克家)	439
《野火集》序(郭沫若)	442
《野火集》前记(金帆)	443
《十四行集》序(冯至)	445
《我们开会》序(朱自清)	448

《残夜集》后记(黄雨)	457
《诗第一册》后记(唐祈)	459
《新诗三十年》导言(香港·王翊、康铸)	461

成书后的喜悦和感慨

——《中国新诗集序跋选(1918—1949)》编后记	512
----------------------------------	-----

《中国新诗集序跋选》小序

臧克家

为自己和诗友的作品写篇序跋，古已有之，这是一个好的传统。

序跋，虽然不一定是长篇宏论，可是，它的意义却是不小的。诗人对诗歌问题的看法，对作品的要求与评价，凭个人的亲身体验而道其甘苦，对于一般读者、诗论家以及从事诗史写作与研究的同志，都是有启发和参考的价值的。

序跋，对别人是有益的，对作者本人来说，下笔时却有难处。常言道：人是有自知之明的。对个人和诗友的产品，应该是最了解的，将体会写出来，想来是轻而易举的。而实际上呢，我觉得并非如此。说优点是否夸大了一点？对缺点，是否有不说或少说了一点的情况？这样，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实事求是，掌握分寸，并非易事。郑板桥有副楹联：“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觉得说得很好。

中国新诗，从“五四”前夕到目前，已有六十多个年头的历史了，诗人辈出，诗集万千。仅是著名诗人为自己和别人写的序跋，为数亦甚可观。陈绍伟同志，经过综合研究，择其意义较为突出的（限于1918—1949）汇成一集，题名《中国新诗集序跋选》，嘱我为之序。我浏览了一下篇目，略窥其内容，从中看出编选者之用

心。对于诗风与流派而言，从钱玄同、胡适开始，约之而言，何止百家？编选者对于风格不同的诗人，一视同仁，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不是一律平列而有所侧重，这态度是比较公允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至于各家在序跋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所持的议论，对某种作品的欣赏与否，所见不同，所好各异，不能一概而论。明眼人，不仅会从这个选本中看出中国近代新诗的发展概况，还可以从中看到每一个时期诗歌的流派及其作品发生的影响。诗人写了诗，自己或别人为之序跋，表示了看法和感想，人民对于诗人们写的序跋，读了之后，心中也会有衡量它的一把尺子的。

1985年4月19日北京

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 ——《新诗集(第一编)》序

新诗社编辑部

新诗的价值，有几层可以包括他，——有几层老诗里当然也有的——就是：

- (1) 合乎自然的音节，没有规律的束缚；
- (2) 描写自然界和社会上各种真实的现象；
- (3) 发表各个人正确的思想，没有“因词害意”的弊病；
- (4) 表抒各个人优美的情感。

我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有四种理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自从胡适之先生提倡“新诗”以来，一天发达一天，现在几乎通行全国了！不过大家还有一些怀疑，以为他是粗俗，音节也不讲，总比不上老诗的俊逸，清新，铿锵，……我们现在编印这《新诗集》，一方面就是汇集几年来大家试验的成绩；一方面使怀疑派知道——新诗虽是只有了二三年——各处做的很多，也很有精彩，将来逐渐研究，一定还要进步！从此以后，他们的怀疑，便可“冰消瓦解”了！

第二，俞平伯先生说：“造房子的有图样，画图画有范本，做诗的自然也要寻个老师……”这话是很对的。我们还记得从前学做老诗的时候，什么《千家诗》《唐诗三百首》……都要念熟，才能试做。现在各处研究新诗的很多，但是他们很不容易找一个老师。

去和他们研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经济上，交通上，时间上种种关系，往往不能够多看新出版物，那新诗自然接触得很少了！现在我们索性把各种书报中的新诗汇印出来，那吗他们出了极廉的价，便可得到许多很有价值的新诗。老师找到了，可常常去研究他磨练他；我们的同志越多，新诗的进步一定越快了！

第三，我们因为要研究新诗，所以无论何种新出版物，都买来看。但是书报很多，翻阅起来很不便利，后来想出一个法子，就是把各种书报中间的新诗，抄录下来。用归纳的方法，分类编列，翻阅起来，便利得多了！我们“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来大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编印的缘故，是要使大家翻阅便利。

第四，我们研究新诗，如果要他进步，必定先要用一番工夫批评那已经做好的诗。批评要从比较入手。现在把他分类印好，我们比较起来，也容易一些，那么批评起来，更觉高兴一些！这《新诗集》第一编出版以后，读者诸君有什么批评，望随时寄到本社，等到第二编出版的时候，吾们可以披露出来，再请大家讨论。吾们把诗分做四类：

- (1) 写实类 这一类诗，都是描摹社会上种种现象。
- (2) 写景类 这一类诗，都是描摹自然界种种景色。
- (3) 写意类 这一类诗，都是含蓄很正确，很高尚的思想。
- (4) 写情类 这一类诗，都是表抒那很优美，很纯洁的情感。

在新诗的后面，附录胡适之先生做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这一篇在《新青年》六·五和《解放与改造》一·一里面都发表过的，再有《星期评论》纪念号里面登过的《谈新诗》，也是适之先生做的，再有刘半农先生在《新青年》三·五上发表的《诗的精神上之革新》一篇。因为这三篇和新诗很有关系，所以都把他印在后面，给大

家仔细看看!

现在做有韵的新诗,还没有一种韵书,所以吾们根据了国音,编纂有韵诗的押韵法,在第二编可以发表。

吾们印新诗集的缘故,和那编纂的方法,上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再写一句希望的话,做个结论:

“望大家要努力去做新诗,新文学万岁,新诗万岁!”

【续后小记】

《新诗集·第一编》,新诗社编辑部1920年1月初版,同年9月再版。

这是一篇有史料价值的序文。历来的新文学史和权威论著,都论定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的,比《新诗集·第一编》要迟两个月!这样,第一部新诗集的位置,应让给《新诗集·第一编》了!至今,我见到这书的两种版本。初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收藏,版式与再版本一样,不同的只是再版本封底有一则《本社启事》,云:“本社所出底《新诗集第一编》,蒙同志诸君纷纷购阅,不上几个月,初版已经买完……各处多来催促再版,所以本社郑重的再版一下。”

《新诗集·第一编》分四类编排,共110页,为大32开本。

序文颇有文学革命精神,为后来者感动。

笔者搜集了多种新诗集编目,但都没有录下这本书。连朱自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编选用诗集及期刊目录”、鲁源编的《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都不例外。原来,朱自清在《选诗杂记》(《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透露了原委:“那时新诗已有两种选本,

一是《新诗集》，一是《分类白话诗选》，一名《新诗五百首》）但我们都不知道，这回选诗，承赵家璧先生觅寄，方才得见。这两种选本，大约只是杂凑而成，说不上“选”字；难怪当时没有人提及。“诚然，《新诗集·第一编》的编选水平远不及《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说它是“杂凑”也没有大错。但它：（一），毕竟录下了不少早期的新诗；（二），更重要的是初期第一部白话诗！有书俱在，不能以其编选水平不高就不提及它。

至于《尝试集》，我们说它是我国初期新诗的第一部个人专集就符合事实了。要说第一部新诗集或第一部新诗选本，倒应该是《新诗集·第一编》了。未知新文学史家们以为然否？权作一家之言，陈述愚见。

序文的副题，是编者加的。

《尝试集》序

钱玄同

一九一七年十月，适之拿这本《尝试集》第一集给我看。其中所录，都是一年以来适之所作的白话诗。

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新文学——的人。我以前看见适之作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作诗文不避俗语俗字；现在又看见这本《尝试集》，居然就实行用白话来作诗。我对于适之这样“知”了就“行”的举动，是非常佩服的。

我现在想：中国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合的。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象那表“年高”的意义的话，这边叫作lau，便造个“老”字，那边叫作khau，便又造个“考”字。同是一个意义，声音小小不同，便造了两个字，可见语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为那边既叫作khau，要是仍写“老”字，便显不出他的音读和lau不同，所以必须别造“考”字。照这样看来，岂非嘴里说的声音和手下写的记号，不能不相合吗？所以我说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的。

再看《说文》里的“形声”字，“正篆”和“重文”所从的“声”，尽

有不在一个韵部里的；汉、晋以后所用的字，尽有改变古字的“声”的；又有《说文》里虽有“本字”，而后人因为音读变古，不得不假借别的同音字来替代的：——这都是今音与古音不同而字形跟了改变的证据。

至于古语和今语的变迁，更有可以证明的。例如“父”“母”两字，古音本读pu, mai, 后来音变为fu, mu, 把古音的pu, mai完全消灭了，所以未曾别造新字；但是读书虽读fu, mu, 讲话却又变为pa, ma, 于是在“父”“母”两字以外，又别造“爸”“妈”两字来表pa, ma的音。此外如用在句末表商度的“夫”字，古音读 bu, 音变为fu, 讲话时又变为ba, 于是就借用“罢”字，用在句末表疑问的“无”字，古音读mu, 音变为vu, 再变为u, 讲话时又变为ma, 就别造“吗”字：——这都可以证明字形一定跟着字音转变的。

照这样看来，汉字的字形，既然跟着字音转变，那便该永远是“言文一致”的了。为甚么二千年来，语言和文字又相去到这样的远呢？

我想这是有两个缘故。

第一，给那些民贼弄坏的。

那些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甚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象那吃的，穿的，住的，妻妾的等级，仆役的数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并且决不许他人效法。对于文字，也用这个办法。所以嬴政看了那辜犯的“皇”字和皇帝的“皇”字（“皇”字的古写）上半都从“自”字，便硬把“皇”字改用“罪”字。“朕”字本来和“我”字一样，在周朝，无论甚么人自己都可以称“朕”，象那屈平的《离骚》第二句，“朕皇考曰伯庸”，就